

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郭 振

(清华大学 体育部, 北京 100084)

摘 要: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诺伯特·埃利亚斯运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进行了研究, 梳理过程社会学理论, 阐释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启示。在研究视域上, 通过过程的视角去考察体育的功能价值、体育运动的起源、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 在研究方法上, 采用开放性、动态比较的方法指导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埃利亚斯启发了一批西方学者运用过程社会学致力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

关 键 词: 体育社会学; 过程社会学; 诺伯特·埃利亚斯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0)01-0024-04

Enlightenment of Elias' process sociology on the study of sport sociology

GUO Zhe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Norbert Elias studied sport sociology by applying process sociology, worked out theories in process sociology, and expatiated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process sociology on sport sociology. In terms of study perspective, Elias examined the functional value of sport, the origin of sport and the core evolution of modern sports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in terms of study method, Alias guided the study of sport sociology by using open and dynamic comparative methods. Alias has enlightened a number of western scholars on making a study of sport sociology by applying process sociology.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 proves sociology; Norbert Elias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涌现出第 2 代体育社会学家。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被接受和承认, 研究者对体育运动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多为大学社会学专业的教师, 其中不乏后来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巨擘, 如狄奥多·阿多诺、诺伯特·埃利亚斯、马克斯·霍克海默、乔治·斯通、皮埃尔·布尔迪厄等。研究者认为体育对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 由此引发了一些现象和问题, 有必要对体育引发的社会学现象和问题进行解读和解答。

诺伯特·埃利亚斯是过程社会学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 埃利亚斯就提出了著名的“文明的进程”理论, 却并没有被主流的社会学所认可。60 年代中期, 埃利亚斯对英国体育运动较为关注, 并把过程社会学应用到体育社会学研究中, 取得了一些成就。因此, 很多人似乎认为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

是集中关注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1]。他对英国足球运动的演变、足球运动中的暴力行为、足球流氓问题、参与运动动机、体育运动文明的进程、运动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运动的社会价值等方面较为关注, 扩展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从而引导了一批学者应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运动进行研究。

1 过程社会学

过程社会学(figurational sociology)是埃利亚斯研究社会学时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 也是他的主要思想之一。这门社会学拒绝为研究世界而将世界分割化和碎片化, 它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以研究社会^[2]。它重视详尽历史分析和联系发展的方法论, 使社会学免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及“具体化的结构主义”任一者。

过程社会学所要强调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它不同于微观社会学的社会行动理论，也不同于宏观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它突破了传统的社会学的这种二元对立，而试图提出新的理论来化解(尽管埃利亚斯本人否定这一点)。埃利亚斯想表达人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在这个概念下研究的就是人们相互依赖的形态。我们不能过度偏重人们的个体性，也不能过度强调其社会性，而应该是研究人生活在各种社会形态中，一方面被社会影响或制约，另一方面则在与别人相互依赖的各种形态中发展自我。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有两种意识，第1种意识是过程社会学关注意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联系，对体育运动的起源演变、个体在体育运动中的心理演变，不同历史形态下的体育运动的表现进行解释。第2种意识是过程社会学试图建构一种体系，这种体系试图很好的融合经典社会学和现代社会学中的最好的特性^[3]。埃利亚斯是当代社会学代表人物之一，但是他的理论沿革跨越了经典社会学时代，并从经典社会学中汲取思想。他的过程社会学思想深受涂尔干集体意识、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影响。

梳理埃利亚斯运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运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运动的模拟性和表象性的研究，认为某些运动源于战争，在演变过程中对战争进行模拟，运动确定了时空范围，即在特定的场所以及特定的时间进行比赛，是对人类战争行为的表象反映。在模拟性和表象性的过程中，运用规则对个体的行为进行控制；对某一项运动起源以及演变的研究。认为运动的起源和演变是个体之间的情感交流，最终形成群体情感意识，个体到群体的情感意识的形成伴随着运动的演化全过程。对体育运动中暴力形成的个体心理表现的研究，认为暴力是体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运动自开始时，就存在着暴力行为，人类不同历史社会形态时期，体育暴力表现的结果不同，体育规则对暴力行为进行约束体现出人类文明的进程。埃利亚斯对体育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很有预见性，例如，他认为体育运动发展过渡商业化会导致运动发展的畸形。当时他的观点并不被人接受，而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兴奋剂泛滥、种族歧视、假球黑哨、年龄造假等体育运动中的异化现象，都是由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过度商业化发展致使功利主义盛行的结果。

2 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域的开拓

作为过程社会学的主要批判者，Horne John 和 Jary David 却首先指出了将该理论用于体育社会学分析上

的3大成就。他们认为，埃利亚斯的研究在以下3个方面，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开启：注意到现代体育运动是由政府所控制，用来取代过去的真实暴力的“虚拟战争”；将劳动分工和阶层关系视为现代体育运动发展和制度化的核心；注意到体育运动作为传达国家和群体呈现，以及个人认同来源的符号性角色^[4]。对体育运动项目起源的过程性阐释。

2.1 虚拟战争——规则化下的游戏

体育控制用以取代真实暴力，成为模拟战争。游戏具有战争模仿性。实际上，以前用规则约束的争斗都具有游戏的形式特征，这些形式特征就是规则。我们可以把战争叫做最猛烈、最费力的游戏形式，也可以把战争称之为最明显、最原始的游戏^[5]。考察当代社会学，就会发现一种强烈的研究趋向：对规范和规则的研究。运用过程社会学考察英国的猎狐运动后，埃利亚斯^[6]认为，运动中的一些规范和规则对运动者进行了限制和约束，从而对个体暴力行为进行了规范，这种行为规范逐步内在化，形成个体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泛化。这种外部的约束和内部的自觉，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发展。赫伊津哈和埃利亚斯所关注的都是规则所带来的个体行为的变化，个体行为的变化实际上是战争行为的虚拟。如果将体育赛场上的竞技运动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争斗做一比较，其实也发生了类似的摹仿、转化。经过规则不断完善、自我约束不断加强等近现代的“体育化”，赛马、拳击或足球等竞技运动也具有摹仿性特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争斗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情感也有部分被带到了体育竞技的赛场，但是这些现实争斗的情感经验也发生了转化。在体育竞技的摹仿性对抗中，人们体验着强烈的激动与快感，但是一般不会发生危险与伤害。因此，在埃利亚斯看来，体育竞技是一场在“想象性场景”里所发生的游戏，一场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竞争与争斗有部分相似，但又迥然有异的游戏^[7]。埃利亚斯进而提出，对情感的限制和对理性的高度强调是文明的基础^[8]，情感的限制和理性的高度强调是通过规则来实现的，规则很好地对情感进行了控制。很多体育运动源于战争需要，并保留了战争中的斗争意识，例如拳击、田径和一些球类运动。体育运动在规则规范下成为情感限制的代理器，表现出对战争行为的模仿。战争虚拟化，规则制约下成为游戏。运动的规则化过程中体现了体育运动文明的进程。

2.2 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权力的分配

埃利亚斯在研究体育运动发展和体育内在核心演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局限于单论体育文化现象，他把

研究视角扩大到整个社会学领域中。不仅重视重大的事件,而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探讨行为举止、日常生活,以小见大。他从英国传统的猎狐运动窥见出国家权力的分配(劳动分工导致)、议会制度的形成、群体的重组(阶层关系的形成)。猎狐运动的产生、发展与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它与当时国家的不断扩展以及国家权力的日趋集中和重新分配相关。英国君主制发生变革以后,议会制逐渐建立,国家内部的权力、利益分配往往通过在各部、各势力之间的充分讨论协商来进行,不再像以往那样凡事诉诸暴力,谁力量大谁上台,谁上台必清除异己。这些在议会政治里精通力量平衡的绅士、贵族,在球场上和狩猎活动中也要执行体现同样趋势的规则。这种对暴力的限制也逐渐内在化,逐渐成为自觉的意识^[9]。上层社会的精英们把这种意识自上而下扩展,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深入到各个阶层。

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就是在劳动分工下引发了权力的重组与分配,并逐渐内化,形成了自觉意识。劳动分工促使了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催生了现代体育运动商业化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商业化所带来的制度的变化、权力的变化、运动训练的变化,以及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都与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分不开。

2.3 体育运动项目起源与演变——从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

过程社会学将现代体育运动的产生、发展看作是随着文明发展一起变化的社会过程,重点探讨现代体育运动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最先出现在英国、现代体育运动各个项目出现的过程、与西方社会文明的进程有什么关系、体育运动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有什么变化等。

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理论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很好的解释一项运动的起源与演变,在研究足球运动中,他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个体之间的对抗运动如何形成群体之间的运动?群体之间对足球这项运动不同的理解又如何传播开来的。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有重组的过程。他们会用一种群体能接受的风格的方式自我重组群体,如同喜欢跳舞的群体会自我重组群体以致整个舞蹈群体都能接受这种舞蹈。在持续的运动中,运动员从启初自我运动过程转变到其他运动员的运动过程中,最终形成了群体重组^[10]。运动的起源是一种随机的,不会被精心策划的,运动首先是群体之间产生了某种融合,在群体动力的推动下,经过反复的重组,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他们的活动在这种建立的社会构造中展开,经历长期的发

展,形成组织体系。这一过程便是运动产生的过程社会学^[11]。埃利亚斯依据过程社会学的研究,仿照工业化,提出体育化(sportization),以此来说明英国的现代体育的起源和发展与传播和工业化有关,是一种自为发展形态,伴随着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工业化只是创造了一系列的条件,催生了体育化的形成。

3 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3.1 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扩展

早在20世纪60年代,埃利亚斯就认为之所以体育社会学需要多种研究方法,是因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科学有很多分支,并且经常会产生新的学科分支,那么原有的方法如果仅限于在某一学科点上研究,就会出现研究误差,一种方法不能窥探一系列问题,也不能清晰地解释这些问题。因此,对于体育社会学者来说,应当在研究之初,就应具备广泛的理论框架,或者结合其他的理论,这种理论能使研究者理解所研究的问题,超出了研究此领域的流行的理论^[12]。

过程社会学倡导在动态环境下研究,对事物的考察应当是过程式的,即事物的产生、发展、本身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外界的联系。通过过程的视角,揭示事物的本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能仅针对封闭、静态的社会环境下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而需要适应不断变化、开放的系统,体育所表现的社会结构并不是稳态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传统的小群体理论是静态、闭合的,对解释面对的困惑的问题没有多大帮助。因此,这些问题需要专门的方法,不同于目前仍在运用的对小群体的社会研究的方法。事实上,埃利亚斯是对当时占社会学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的一种批判。过程社会学在研究体育社会学时,注重把体育社会现象置于动态的过程中进行考察,从个体、个体相互依赖,以及群体、权力之间的关系来对体育所引起的社会现象进行解读,把某一体育运动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看待,而不是放在静态的系统中考察它的功能价值。因此,在方法论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3.2 动态的比较研究方法

埃利亚斯在运用过程社会学研究某项运动时,总是把这种运动的发展演变史考察了一遍,并且对这种运动的发展会做出他的理论意义上的比较。在研究古代体育运动时,埃利亚斯认为,认识到通常作为体育之伟大典范的古代竞技活动具有许多特征,并且在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竞赛环境下发展起来,这并不困难。

竞技者的精神风貌、裁判的标准、比赛的规则、运动员的表现等都在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于现代体育特征。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延续了一千多年，其间有关摔跤的暴力标准有一些变化，但不管怎么变，整个古代对比赛活动中身体伤害甚至丢失生命的敏感限度，相应地，整个比赛的格调，都跟今天称之为“体育”的比赛活动有着根本区别^[13]。因此，在动态中比较了两种奥林匹克的运动项目，“体育”从过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文明了、进步了，不再流血冲突了。

国际体育史学会主席格尔特鲁德·普菲斯特^[14]曾经这样评价埃利亚斯的研究：埃利亚斯指出相同形式的运动可以有不同的目的和意义。他把体育文化准则和标准的差异归因于文明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差异，其标志是相互依赖、垄断、权力的控制以及压力的内在化的发展趋势。他注意到“国家的结构和意识的结构、受社会承认的体育暴力的水平和使用或旁观它的矛盾的界限，将以特殊的方式区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身体和身体的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起着不同的作用，文明化的进程伴随着身体的“文明”。普菲斯特的评价是对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研究很好的总结。

作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埃利亚斯的理论思想体系较为庞杂。六七十年代他运用过程社会学思想和文明进程理论对体育社会学进行了研究，在西方体育社会学界影响是深刻的，引发了对过程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批判，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开拓了研究视域，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并引导了一批学者运用过程社会学致力于体育社会学研究。

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和建构，有赖于在理论研究上孜孜追求的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启并引领了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其价值是永恒的^[15]。因此，对埃利亚斯过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梳理，对体育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Eric Dunning, Chtis Rojek.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2: 223.

[2] 诺伯特·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卷一[M]. 王佩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8：9.

[3] Eric Dunning. Sport matter: sociology studies of sport,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9: 13-15.

[4] Horne John, Jary David. The figurational sociology of sport and leisure of elias and dunning: an exposition and a critique[J]. Sport, Leis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1987, 3: 113.

[5] 约翰·赫伊津哈. 游戏的人[M]. 何道宽，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97.

[6] Norbert Elias. An essay on sport and violence[G]//Quest for excitement.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151-154.

[7] 沙红兵. 文明化·体育化·净化[J]. 读书, 2008(8): 114-122.

[8] P.A. 萨莱诺. 超越启蒙时代——社会理论家的生活和思想[M]. 傅永军，刘岱，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12.

[9] 沙红兵. 不为美味为“体育”——埃利亚斯笔论英国近代猎狐活动与体育起源[J]. 博览群书, 2008(2): 41-44.

[10] Norbert Elias, Eric Dunning. Quest for excitement[M].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191-193.

[11] Eric Dunning, Dominic Malcolm, Ivan Waddington. Sport histories: Figural stud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91-205.

[12] Norbert Elias, Eric Dunning. Dynamics of sports group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ootball[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6, 4: 388-402.

[13] 诺伯特·埃利亚斯. 论文明、权力、与知识[M]. 刘佳林，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0，167.

[14] 格尔特鲁德·普菲斯特. 国际体育史研究的现状、问题的前景[J]. 体育科学, 1997, 17(1): 87.

[15] 仇军，钟建伟. 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视域开启与理论溯源[J]. 体育科学, 2007, 27(2): 52.

[编辑：谭广鑫]